

热销全球的成长故事

严斯·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

藏在蛋糕里

作者：〔德〕克劳斯·彼得·沃尔夫

插图：〔德〕安梅丽·格林克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对吸烟者决不怜悯	/ 1
爸爸需要一份工作	/ 20
听话的孩子总是惹人生气	/ 41
歌儿唱得像迈克·杰克逊	/ 64
严斯 - 彼得藏在蛋糕里	/ 73
重要的日子	/ 83



对吸烟者 决不怜悯

严斯-彼得几乎不能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事情。甚至那个看不见的小人都吃惊地憋了一会儿气。严斯-彼得最喜欢的老师，那位金黄色头发的莫斯欣先生竟然在全班面前点燃了一枝香烟，而且还对着天花板喷出了一股浓烟。

“最近我坐在马桶上抽了烟，然后我不得不把那首该死的诗抄写十遍。那首歌德的诗，还是席勒的诗，还是什么人的诗！”格特朝着尤莉亚的方向咬着牙说。

但是尤莉亚没有理他。她正张着嘴吃惊地看着莫斯欣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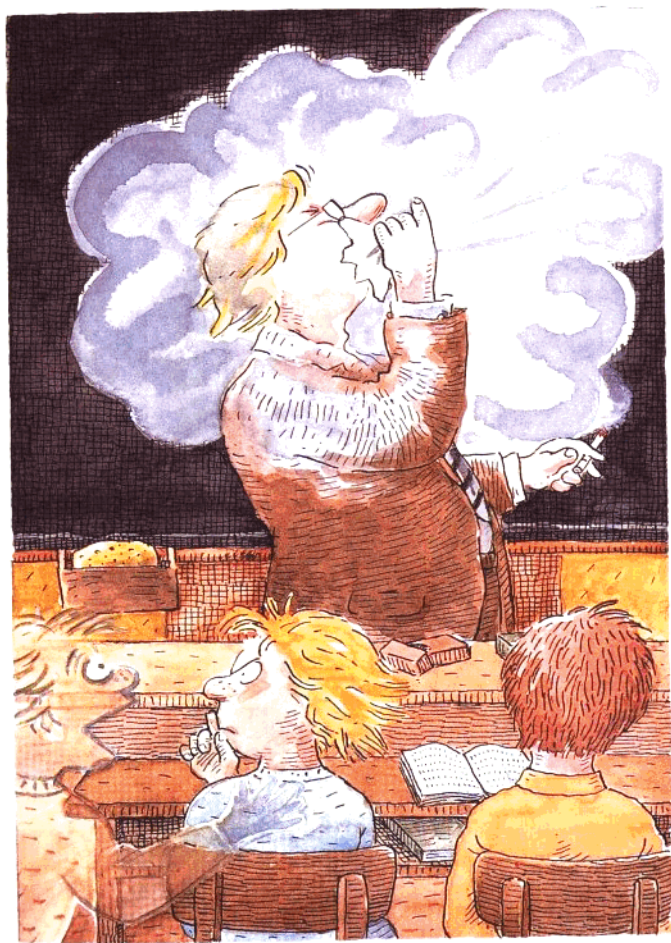
莫斯欣先生吸了一大口烟。然后他拿出一张纸巾，把它放在嘴唇前边，再把烟对着纸巾上吹。

“我就知道，早晚他会考砸的，”
看不见的小人冲着严斯-彼得的耳朵





对吸烟者决不怜悯





笑着说，“他又喝了迷魂汤了。一开始我就说过。”

莫斯欣先生被烟熏得头直晕。他抖了抖那张纸巾。把烟雾赶开。然后他把纸巾举起来。纸巾的中央可以看见一块褐色的烟渍。

莫斯欣先生非常激动。“你们大家看，”他大声地说，“你们看见这块褐色的烟渍了吗？”

所有的学生全都点了点头。

“严斯-彼得，叫医生来！莫斯欣先生不行了。他需要打一针，镇静镇静神经。”

“住嘴！”严斯-彼得对看不见的小人说。

莫斯欣先生宣布：“现在我来表演，把烟吸到肺里，然后再把烟通过另一张纸巾呼出来。你们想像得出会发生什么情况吗？”

“愚蠢的问题。纸巾还不是被弄脏了。你跟他说，别这么干了。”

严斯-彼得没有听从看不见的小人说的话。人们是看不见他的。即使你不听他的话，也没关系，反正他跟不在场差不多，



一会儿就不见了，走了，没了。

莫斯欣先生从肺里把烟吐到纸巾上。他咳嗽了，因为他本来是一个不抽烟的人，不习惯香烟。第二张纸巾上的褐色烟渍比第一张上的小得多，而且颜色也不像第一张上边的那么深。莫斯欣先生当然希望让他的学生们知道，这是为什么。没有人举手，于是他自己回答起来。

“这个褐色东西是焦油。这里缺少的焦油现在在我的肺里。”

“我说了吧，你该去叫一个医生来，严斯-彼得。叫医生！”

这个实验确实给尤莉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她喜气洋洋地注视着莫斯欣先生。莫斯欣先生按灭了香烟，说：“如果有人每天抽二十枝香烟，那么一年之内就会有整整一杯的焦油留在他的肺里，粘住了他的肺泡。人们会因吸烟而引起咳嗽。”

莫斯欣先生满意地笑了笑。他希望今天能够培养出几个不吸烟的学





生。他自己曾经抽过差不多15年的烟。现在他当着学生们的面开始计算，到现在为止他已经为此花了多少钱。

“一天5马克左右。一年1800马克。15年就是27000马克。”

当严斯-彼得从学校回家的时候，有一点他知道得一清二楚：他爸爸会停止吸烟的。而且今天就戒烟。他，严斯-彼得会帮助他的。

“你说说，”严斯-彼得问看不见的小人，“我爸爸为什么抽烟，你说这是为什么。”

“那还不是因为他神经不正常嘛，当然就像所有的看得见的人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看不见的人是不会抽烟的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你们也不吃东西。你们也不喝东西。你们只是到处让人心情烦躁。就会干这个。”

严斯-彼得的爸爸今天在广告公司不是太顺利。他坐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的对面。遗憾的是，她的脸上抹了那





么多脂粉，结果他只能猜测她的美貌。

爸爸的上司派他去谈判。上司说：“这是我们所钓到过的最大的鱼。您别把事情搞糟了。如果您能把定单拿回来，我就给您加一倍薪水。”

这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定单。美国来的约翰松太太代表胡斯特-克勒希烟草公司。她寻找一家广告公司来帮助她的新产品“牧童”香烟创品牌。约翰松太太为此愿出几百万块钱。

有好几家公司申请。严斯-彼得的爸爸工作的那家广告公司是其中最小的一家。

他极力设法说服约翰松太太，让她相信他的公司是最好的公司。他还一边吸着他的第十二枝过滤嘴烟，一边在桌子底下神经质地来回摇晃着他的两只脚。

严斯-彼得的爸爸想从她那涂抹着厚厚脂粉的脸上看出些名堂。他的申请是被接受了，还是她认为他太愚蠢了？

与此同时，严斯-彼得和看不见的





小人商量出了一个计划。

“我可以想办法跟我爸爸谈一谈。”严斯-彼得建议说。

看不见的小人笑了。“你这不是开玩笑嘛。你还可以掐死一头大象呢。你跟他说的话，从他的左耳朵进去，右耳朵就又冒出来了。你也知道为什么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因为中间没有可以拦住的东西。比如说脑子。”

看不见的小人的意思是说，看得见的人会用眼睛看，不会动脑子思考。因此需要五颜六色的招贴画。最好是由看不见的小人组织一次游行，至少有几百人参加。举着标语，喊着口号，唱着歌。但是直到今天晚上这些事也办不成。

妈妈在凯亚阿姨那里，参加一个她们称之为“妇女们的下午聚会”。说是聚会最晚5点可以结束，但总是要拖到8点钟。

尽管如此，严斯-彼得和看不见的小人还得抓紧点儿。这就是说，严



斯-彼得要抓紧点儿干。看不见的小人只会下命令，出主意。

门厅里放着一个木箱子，里边有十二捆壁纸。旁边是颜料、刷子，还有黏合剂。还要什么呢？

严斯-彼得犹豫不决，他是否真的要使用这些东西呢？本来父母是要在周末用它们给客厅糊壁纸的。

但是看不见的小人打消了他的一切顾虑。

“严斯-彼得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！你爸爸的性命大概比那个愚蠢的客厅重要多了。”

严斯-彼得看着那一捆捆的壁纸，每捆上边还贴着价签：42.80 马克。

“是啊，难道你不认为，假如我用了壁纸，他们会生我的气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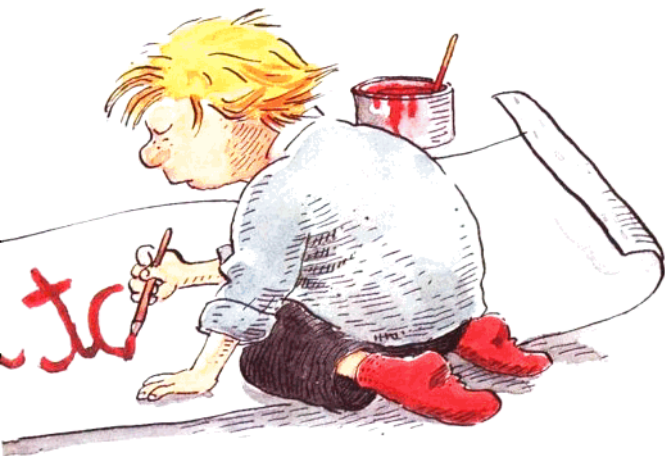


Ligaretten



“天啊，你可真傻。你爸爸抽的烟可比这个壁纸贵多了。你这么干才是真的省了钱呢。另外，这些颜色反正难看死了，而你也只是在背面画。为了你的爸爸，严斯-彼得，干吧。救救他吧。勇敢点儿。好样的！”

严斯-彼得打开第一捆壁纸，从上边剪下来一段，大约3米长。他在背面画了一个骷髅头，然后用大红的颜色写上：“香烟杀人！”



“很好！”看不见的小人称赞道，“我们把它挂在卧室的门上。现在你再写上：‘吸烟的人是令人讨厌的臭蛋！’”

“不。我不写。这太过分了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写：‘吸烟的人是臭蛋！他们弄臭了空气。他们也令人讨厌，特别是我爸爸，因为……’”

“喂，这要写几个臭字呀？”

“那就看一个人臭成什么样子了。要是写你爸爸呀，我就写五个臭字。也许写六个臭字更好。”

严斯-彼得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。这样一来，房间里几乎没有地方再放更多的标语和招贴画了。这些东西甚至都挂到了枝形吊灯上，连客厅里的立柜都挡住了。看不见的小人认为，这种情况会引起像爸爸那样看得见的人的注意。但是，尽管如此还是剩下了三卷壁纸没地方放。

看不见的小人已经知道剩下的壁纸该往哪儿放了。可以把它们从窗顶上垂下去。一卷从前厅的窗户垂下去，一卷从阳台上





垂下去。这样一来，爸爸从老远就能看见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了，他会非常高兴的。

说干就干。

然而爸爸没回家。因为美国来的那位漂亮女士由于“办公室里空气惊人地污浊”而头疼。

爸爸给她弄来了药片和一杯水。她按摩着太阳穴，同时还样子非常奇怪地看着他。假如他像他儿子那样，也有一个看不见的顾问，这个看不见的顾问大概会对他讲：“在美国，给一位头疼的女士按摩脖子可就是一个礼貌问题了。别这么傻呆呆地闲站着。她会怎么想你呢？”

但是他没有看不见的顾问，或者他没听他说话。他没给她按摩，而是打开了办公室的窗户，邀请这位女士去散步。

这期间，看不见的小人总是想出来一些新主意，好让爸爸改掉抽烟的习惯。

“把所有的烟灰缸都收集起来，然后把它们打碎了。”

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因为你爸爸从来不会把香烟乱扔在地毯上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严斯-彼得打碎了三个烟灰缸。在爸爸的工作室里还有一个。然而正当严斯-彼得要把它砸成碎片时，看不见的小人大喊了起来：“别砸！别砸！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你爸爸很久还会思考这件事的。这对他将是一个教训！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

“你爸爸不是还有除夕放的爆竹嘛？他忘了放那些爆竹，因为他喝醉了。这你知道。必须在桌子上放的那种烟火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把它撒在那个烟灰缸里。”

他不必说下去了。严斯-彼得已经知道看不见的小人想干什么了。他拿





起那个名叫“金色喷泉”的烟火。然后往纸上捅了一个洞，把里边的东西倒在烟灰缸里。爸爸只要把香烟往里边一按，就会有红的、蓝的和金色的星星在他耳边飞舞起来。反正包装上是这么写的。

后来，严斯-彼得把凡是在家里能找到的香烟都毁掉了。他把它们倒在一个桶里，然后再浇上水。最后把它们捣成了棕色的烟汤儿。

严斯-彼得把棕色的烟汤儿倒在妈妈平时做草莓波列酒用的水晶碗里。他把碗连同几个水晶杯子和汤勺一起放到了桌子上。让爸爸好好看一看，他的肺里就是这般模样。

严斯-彼得将要真实演示吸烟的害处了。莫斯欣先生会为他感到骄傲的，看不见的小人宣称道。

这时客厅里桌子上的那个雪茄烟盒里放的不是烟了，而是一个老鼠夹子。

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。爸爸可以来了。

这时爸爸已经坐着他的红色敞篷车回来了。这辆车本来是属于他的上





司的。他的上司只是今天把车借给爸爸用一用，以便他能够陪约翰松太太出去转转。而约翰松太太没有兴趣去大饭店。她更喜欢结识一下爸爸的那个“可爱的小家庭”。

爸爸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驾驶员，几乎20年没有出过任何事故。他也不曾讨厌邻居恩德尔斯的那辆大大的旅宿汽车。然而现在，当他把车子开进停车的位置时，仿佛是那好好停着的旅宿汽车一下子向红色敞篷车撞来。爸爸因此更加心烦意乱，约翰松太太的头痛也更加严重。

当她下车的时候，她看见了从房顶上垂下来的壁纸。她慢慢地拼读着上边的字母。“您说这是什么意思：‘心里的太阳不比肺里的焦油好’？”

“这是一个玩笑，”爸爸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一个玩笑。哈哈。太可笑了。”

约翰松太太想到房间里去。她说，她得躺一下。爸爸艰难地穿过一幅幅标语和招贴画。他本想把约翰松太太抱到沙发上，但



